

陈青云 著

鎮煞神功





須弥神功



须弥神功

陈青云 著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郑州铁路局西安印刷厂印刷

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0

书号：ISBN 7-5018-0721-3 I·122

定价：上册 4.60元
下册 4.60元

第一章 卧虎山庄

吴小眉悠悠醒觉之际，只觉手脚被缚，仰面朝天而卧，不能转动，凉意袭体。

秀眸张处，不由羞愤欲死，她竟然被赤身露体的缚在一个木架之上，那黑袍老者，望着自己不住的狞笑。

旁边，蹲踞着一对小牛般的大巨敖，双爪抓地，喉间发生咕咕异声。

她想张口，但却说不出话来，已知被点了哑穴。

她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，她所不敢想像的惨无人道的事。

她愿意死，立即结束生命，但她无法办到，全身穴道已半数被点，任她功高绝世，也无法挽回这可怖的恶运。

黑袍老者阴残至极的一笑道：“贱人，老夫卧虎山庄庄主郝通天，你记住了，老夫要为两个儿子索仇！”

吴小眉有口难言，空自目眦欲裂。

郝通天继续又道：“贱人，你以美色诱杀我两子，现在，嘿嘿嘿嘿，要你现眼现报，这一对敖犬你看到了，你将从这对雄敖的身上，得到生理上最大的满足，人兽相交，哈哈哈哈……”

吴小眉闻言之下，不由魂散魄飞，这真是世间最残忍的事，一个黄花闺女，失身於狗，脑内嗡的一声，急气攻心，登时昏死过去。

郝通天狞笑一声，伸指点了她的“天殷穴”。

吴小眉再度醒转，芳心破碎，肝肠寸折，泪水，从眼角流向鬓边……

郝通天接着说道：“贱婢，听着，你除了接受这报应外，别无他途可走，这一对雄敖会满足你，然后，你成为它们口中的美食，形神皆灭，哈哈哈哈……”

吴小眉求生不能，欲死不得，眼看就要遭受此间最惨酷的凌虐，先被异类奸淫，然后被零撕碎嚼而死。

泪水，象泉水般源源涌出，打湿了她蓬乱的乌丝。她在咀嚼着“报应”两个字的况味！她忏悔了。她想，这真是报应，而且来得很快。

但，不管如何，她是一个黄花闺女，她具有震世骇俗的身手，她不怕死，她觉得死是唯一的解脱，可是，她怎能在这种惨绝人寰的凌虐下死去！

如果她不是与因爱成仇的意中人拚斗，两败俱伤，再因一时大意而中了狗爪剧毒，以她的身手，江湖中亦

难逢敌手，何惧乎区区散犬

一个人在绝望之际，会有种种幻想。

她希望能发生奇迹，能避免这酷毒的刑法，她愿意从此舍身空门，永绝尘寰。

她的本性是善良的，因为一念之差，而遭此荼毒！

卧虎庄主郝通天充满兽性的笑声，象一柄柄的利剑，在她的身上凌迟碎割……

两只散犬，似乎是不止一次经过这种场合，双目赤红，闪射异样光芒，频频以爪叩地，一不稍瞬的望着吴小眉赤裸的胴体，喉间咕咕作声……

掉转笔尖——

且说韩尚志与吴小眉一场拚斗，业以身受重伤，是故行动十分缓慢。

半个时辰之后，估计行程不及五里，但他所要去的那云雾谷，已然隐约在望。

他与吴小眉之间，虽说没有情的存在，但友谊是有的，他为她的作为而感伤，他做梦也估不到端庄婉淑的吴小眉，会变成了这么样一个人。

吴小眉的话，会使他怦然心动，然而那只是刹那的现象。

爱是无法勉强的，他的心里，没有爱的丝绪是属于她的。

他只感到惋惜。

一阵飒然风声，传自身后。

韩尚志不由心头一震，他此刻身负重伤，如果来者是敌……

心念之中，回过身去，一个蒙面女子，已俏生生的站在面前。

来的，赫然是“有心人”。

韩尚志一怔神道：“姑娘到那里去？”

“找你！”

“找在下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吴小眉姑娘已落入‘卧虎山庄’庄主郝通天之手！”

韩尚志微微一惊，道：“以她的身手，会吗？那这郝通天的功力……”

“她中了巨敖爪毒，以致失手被擒！”

“哦！”

“你对她的生死，无动于衷？”

“她杀了郝通天的两子‘金剑双英’，难道不让人报仇？”

“郝通天父子恶声四播，杀之倒是大快人心！”

“姑娘知道她杀人的动机吗？‘金剑双英’该杀，其他的呢？”

“你知道她为什么要杀人？”

“丧心病狂！”

“有心人”重重的哼了一声道：“你这是由衷之言？”

韩尚志诧然道：“姑娘说这话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吴小眉杀人，你应该负一半的责任！”

韩尚志俊面一变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她为你而杀人！”

“为我？”

“不错，冷面人，你不必明知故问，难道你还不了解她杀人的动机？”

“在下不解！”

“如此说来，你是不会去救她的了？”

韩尚志冷冷一笑道：“救她，在下曾当面对她说过，下次见面时我会杀她！”

“你凭什么要杀她？”

“因为她滥杀无辜！”

“她杀人你难辞其咎！”

“姑娘何不明说？”

“因为你伤了她的心？”

“我！伤了她的心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什么地方伤了她的心？”

“你真的要我说出来？”

“姑娘不妨说说看！”

“当初你被‘鬼堡主人’劈落江心，随波逐流，她

救了你的性命，并且给安置在她的闺榻之上，调养了三天……”

“在下有恩必报，并未忘怀？”

“这并非报恩的问题！”

“那是什么问题？”

“一个大闺女，把一个陌生少年，安置在闺房之中，不避瓜李之嫌，她的存心是什么？你不会毫无所觉吧？”

韩尚志不由一皱眉，他并非毫无所觉，而是他不愿意去考虑这问题。

“有心人”接着又道：“吴小眉曾经在她亡父之前自誓非你不嫁！”

“那是她自己的问题！”

“有心人”语音之中，微带愠怒的道：“当然，唯其你是‘冷面人’，所以才会说出这等冷酷无情的话，你不会忘记旅邸求医，你抱持过她，而且同处一室……”

“在下怀感恩之心救她，难道错了？”

“你没有错，但一个与人有过肌肤之亲的女子，难道可以再嫁他人？”

“江湖儿女，何须拘这小节？”

“那是因人而异，吴小眉死心眼在乎这小节，又当如何？”

这种话分明近于强词夺理，韩尚志为之啼笑皆非。

“有心人”振振有词的又道：“吴小眉并不见得配不上你，她祖父‘不老先生’，武林前辈奇人，亲口提

出婚约，想不到你竟断然拒绝，这对于她是如何大的打击，而况，她对你已是芳心早许，在这种种原因之下，她才走上了近于疯狂的歧途，你说，你是否有部分责任？”

“姑娘的意思是要强迫我去爱她？”

“她一点也不值得你爱？她的痴情一丝一毫也不能感动你的心？”

韩尚志不由默然。

前此的一段时期中，在他的下意识里，对女人有强烈的憎恨，东方慧与他之间的一段奇妙的感情，打开了他的心扉，他第一次爱上一个女人，他的感情，在微妙结合下，献给了她。

对于吴小眉，虽然他不以对其他女人的同样态度对待她，但也谈不上爱。

现在，他的脑海里把吴小眉救他时起，直到半个时辰前分手为止的往事，一幕一幕的重温了一遍。

天下任何事情，当你专心去体察时，会发现许多平时被忽略了的地方。

他不否认吴小眉的人才武功，俱属上乘。

尤其，她的一片痴情，经“有心人”一提，顿从若隐若现而趋于明朗化。

一丝歉疚之念，油然而生。

但，随即被另一个念头所取代，当下冷冷的道：“姑娘大概还记得东方慧其人吧？”

“有心人”似乎一震，道：“记得，怎么样？”

“不瞒姑娘说，在下的一颗心，已被她带走！”

“家母曾经忠告你，你与东方慧之间如果勉强结合，将会发生悲剧！”

韩尚志惨然一笑道：“悲剧也许已经形成，但在下并不后悔！”

“已经形成，什么意思？”

韩尚志犹豫了片片，终于据实说道：“在下与‘血骷髅’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因江湖又出现了一个‘血骷髅’，一真一假，不知谁是真正的仇家，逐与东方慧相约，由她回‘鬼堡’究明真相，如果在下的仇家不是‘鬼堡主人’，她便出堡相见，如果是的话……”

韩尚志话锋一顿，面现怆然之色。

“有心人”轻声一笑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她结束自己的生命！”

“所以你认为她已经死了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她决不会死！”

韩尚志不由一震，忖道：“有心人母女，行事神鬼莫测，她说这话，必有所依，决非信口开河！”当下讶异万分的道：“姑娘为什么断定她决不会死？”

“这个……暂难相告，反正你有‘鬼堡’之行，届时一切自知，不过我再忠告你一次，希望你慧剑斩情丝，收拾起对东方慧的爱，否则悲剧势所难免。”

韩尚志一怔神之后，苦笑一声道：“情和仇固然是两个极端，但仍然可以并存，真正的爱，不在形式上的结合！”

“问题不在这里！”

“那就是说另有原因而导致悲剧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这话令在下莫测高深？”

“有一天你会知道的，请原谅我不能告诉你，并非故作神秘，现在言归正传，你应该立即去援救吴小眉姑娘！迟恐生变！”

“姑娘既然发现她被‘卧虎山庄’所擒，为何不把她救下来，而要……”

“这当然有原因！”

“愿闻其详？”

“卧虎山庄饲有无数藏边巨敖，爪牙均含剧毒，你本身具有克毒之能，所以此事别人不易办到！”

其实“有心人”是受了她母亲“失魂人”的指示，故意作了这样的安排，不然郝通天挟吴小眉返庄之时，所带敖犬已死亡殆尽，凭“有心人”的身手，要救下吴小眉，并不是办不到的事，何必多费周章。

韩尚志低头沉思了片刻道：“恕在下无能为力！”

“你不愿意救她？”

“我不能去救一个有杀人狂的凶手！”

“以后她不会再杀人了，这个我可以担保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在下身负重伤，恐怕……”

“这容易之极，我这里有本门灵丹，效验如神，以你的功力根基而论，服下之后，半盏茶的时间，足可恢复全部功力！”

说着，不待韩尚志答话，忙取了一粒龙眼大的药丸，递了过去。

韩尚志无可奈何的接到手里，道：“看在贤母女的份上，在下走上一遭！”

随说随把药丸纳入口中，就道旁树后盘膝跌坐，运功疗伤。

这药丸果然不同凡响，较之“混世魔王”所炼的“归元金丹”略无逊色。

半盏热茶功夫，韩尚志神采焕发，一跃而起。

“有心人”指点了“卧虎山庄”的位置所在之后，道：“救人如救火，你可以走了，我们或许会再见！”

说完自顾自的飘身而去。

韩尚志摇头一声叹息，也弹身奔向“卧虎山庄”。

卧虎山庄——

松柏成林，房舍连绵鳞次节比，四周围以三丈高的石墙，房舍之后靠围墙的地方，两栋黑黝黝的石屋，前后重叠，每一栋石屋，各开了四道门，巨锁加栓。

其中，第一排石屋第三道门虚掩，传出阵阵阴残的

笑声。

这时，一个壮汉，匆匆来到第三道屋门之前，以手三叩门环，道：“启禀庄主，冷面人到访，来意似乎不善！”

伊呀一声，屋门开启，出现一个面目狞恶的黑袍老者。

他，正是“卧虎山庄”庄主郝通天。

屋内，吴小眉已濒临千钧一发之际，郝通天正要指挥巨敖对她施暴，经这壮汉一禀，急把狗拴好，现身出来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冷面人来访！”

“冷面人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来意如何？”

“要见庄主面谈！”

郝通天老脸数变，他估不透这小煞星来访的目的何在，彼此既无恩怨，亦无瓜葛，心念几转之后，阴残的一笑道：“中堂秘室加强备用！”

那壮汉恭应一声，自去办理。

郝通天回顾缚在木架上的吴小眉道：“贱婢，容你再自在一刻！”

说完反手锁门，迳自走向前院客厅。

吴小眉穴道被制，但听觉未失，一听冷面人来庄，

芳心在绝望之中，露出了一线曙光，心忖：他莫非为自己而来？但想到自己此刻赤身露体的狼狈状况时，不由羞愤填膺，恨不能就此死去，也强煞出乖露丑。

一时之间，心如油煎。

郝通天一脚踏近大厅，果见一个俊美冷漠的少年，负手而立，四目交投之下，使他不自觉的打了一个寒噤，那眼神，使人不敢逼视，当下强打一个哈哈，抱拳道：“少侠就是名动武林的冷面人？”

韩尚志冷冷的道：“不敢正是在下！”

“请坐奉茶！”

“不必了，阁下就是郝庄主？”

“老夫是，少侠光降敝庄有何见教？”

韩尚志剑眉一扬，道：“有一个叫吴小眉的姑娘，可在贵庄？”

说着，眼露棱芒，迫视着对方，静候答复。

郝通天内心不由一震，“冷面人”竟然是为了那杀子的贱婢而来，看样子瞒是瞒不了，好在自己已有准备，脸色微变之后，道：“不错，她在敝庄！”

“在下情商，请庄主放人？”

“这个，叹难从命，她与老夫有杀子之仇！”

“令郎见色起见，这却难怪她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分明是她以美色诱杀我子，少侠既然知情，想来与吴小眉关系谅不寻常，这事少侠凭良心说句公道话，老夫该不该报仇？”

韩尚志不由为之语塞，一时之间，答不上话来，良久才道：“阁下准备如何对付她！”

“血债血还！”

“这是否太过分！”

“杀人偿命，何谓过分！”

“可是令郎见色起意，尾追吴姑娘不舍，实有取死之道。”

“你耳闻还是目见？”

“在下亲眼所见！”

×

×

×

“少侠之意，是不许老夫报杀子之仇？”

“阁下是用什么手段擒到吴小眉姑娘？”

“凭身手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郝大庄主，不是在下小看你，要凭光明正大的手段制服她，阁下绝对办不到！”

“少侠的意思是指老夫用不光明的手段？”

“不错，正是这个意思，在下并非阻止庄主替子报仇，但要以公平的决斗而为，因为这件公案其曲不在一方！”

郝通天面上倏地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阴残笑意，一拱手道：“少侠何妨请坐奉茶，待老夫亲自带进吴小眉姑娘，当少侠之面作个公平了断，就请少侠居中作证，如何？”

韩尚志虽因对方态度突然转变而生疑，但暗忖，凭